

308032

XIN SHI JI WEN CONG

新世纪文丛

● 董之林 著

Zou chu

LI SHI DE WU AI

走出历史的
雾霭

陕西人民教育
出版社



● 新世纪文丛 ●

走出历史的雾霭

● 董之林 著

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文丛

走出历史的雾霭

董之林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排版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5.25印张 104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

ISBN 7-5419-1948-9/I·79

定价：8.45 元

《新世纪文丛》序

当90年代第一个春天抖去80年代最后一个严冬的寒意阔步走来的时候，我们筹划推出这套《新世纪文丛》，向更添新雨向人间的季节献上我们的真诚、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爱。

刚刚过去的80年代，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各个领域都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这是充满开拓和创造精神的十年，也是积极改革、辛勤建设、深刻变动的十年。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业绩，将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上，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这种解放和发展，首先是表现在纠正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问题上的理论偏颇，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与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现实主义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深化、丰富和发展。由此，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新天地。其次，由于“对外

开放”，世界各地有价值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观念、思维方法，大量被引进、试用、改造、重构，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开拓和创新。整个领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发展态势。综观十年文学，既造就了一批富有使命感、热爱祖国、勇于探索创新的优秀作家，又产生出许多思想深刻、内涵丰厚、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的确成就巨大。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一时期文学的进步和变化，带有“文革”及其以前的那些年不可比拟的性质，是那个时代所无法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它喻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世纪”。

“新世纪”文学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它在哪些重要领域重要方面，又在何种程度上取得了革命性进展？这种进展的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动因如何？它的历史过程怎样？有哪些经验（正面和反面的）可以总结？其价值和意义何在？怎样促使这种“革命性”的新因素沿着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积极健康地向前发展，从而更好地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文化的建设？这是每一位真正关心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公民迫切关心的课题，也是我们这套丛书所关注的重点。十本小书，有九本意在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探讨和回答上述问题。就作者而言，他们都努力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力图从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实中，着重探寻和发掘那些真正具有艺术生命力而又符合我国现实和未来发展的东西，那怕它还不很成熟，还有缺陷，还很嫩弱。他们以此学术行为，立足于建设，着眼于淘金。诚然，各书作者之间在

一些具体的学术见解上并不完全一致，而且作者的某些观点编者也不尽赞同。这里，我们的原则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努力体现“双百”方针，尊重学术个性，尊重学术自由，文责自负，鼓励积极的建设性的学术争鸣。我们希望这些成熟的或不成熟的，正确的或带有偏颇的见解，能够从不同层面不同方位上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为了有助于更好地从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观点观察问题，我们特就台湾省当代文学增设一本《台湾地区文学透视》，相信会得到读者的赞同。

自然，十年文学发展中也并非一片光明的“新世纪”，如同整个社会现实在取得巨大历史性进步的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甚至某些方面的腐败、倒退一样，也出现了思想、理论、创作以及作风上的种种混乱乃至倒退。这种现象本身也是对文学的亵渎和玷污。人们完全可以从哲理问题的角度，对十年文学中的消极现象进行批判性的总结，从中找出应有的教训，以警示未来。这方面的工作已有人在做。

最后，借此机会我们衷心祝愿，在90年代里，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能够获得比80年代更为充足的阳光、雨露的滋养，让“新世纪”文学百花生长得更加旺盛，开放得更加火红、鲜艳，以更为昂然之生机，笑迎2000年的到来！

1990. 春. 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一代人历史的 文学投影

1. 关于知青小说
的界定 (4)
2. 心灵历史的撰
写者们 (13)
3. 掀起一面文学
与人生的旗帜... (21)

第二章 悲剧的诞生

1. 忏悔——知青
小说的起点 ... (33)
2. 否定之否定的
悲剧 (38)
3. 踟蹰人生的文
学意义 (45)

4. “失落的一代”

与“垮掉的一代”… (54)

第三章 寻梦者

1. 旧梦与新岸… (69)

2. 在倾斜的天平
上…………… (78)

3. 返归自然… (93)

4. 寻梦与精神王
国的探求者… (103)

5. 青春沉思录… (110)

第四章 大潮过后

1. 知青小说转型
的一个标志… (123)

2. 临界点上的前
行…………… (131)

3. “落伍”与选
择…………… (136)

4. 知青小说的现
代意蕴…………… (145)

小结 走出历史的雾霭… (157)



一	第
章	➡

一代人历史的文学投影



4. “失落的一代”

与“垮掉的一代”……(54)

第三章 寻梦篇

一升人因史由文学对课

1. 旧梦与新岸……(69)

2. 在倾斜的天平上……(78)

3. 通向自然……(93)

4. 寻梦与精神王……(102)

5. 青春就是梦……(110)

6. 大潮过后……(123)

7. 一个符号……(131)

8. “定位”与……(136)

9. 女界小道的……(145)

10. 走出历史的……(153)

11. 走出历史的……(153)

12. 走出历史的……(153)

13. 走出历史的……(153)

14. 走出历史的……(153)

15. 走出历史的……(153)

16. 走出历史的……(153)

17. 走出历史的……(153)

18. 走出历史的……(153)

19. 走出历史的……(153)

20. 走出历史的……(153)

第	一
章	章



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随时间的推移成为历史。当年组成这一运动实体的知识青年，他们原有的“知青”身份也将不复存在。然而，当年那支数以千万计的知青大军虽已散失于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他们的经历并不因此淡化为历史现象的一个符号，不再充盈着人生的血肉与感情色彩。在新时期文学领域，知青题材曾使一代青年作家如醉如痴，他们的作品又曾使成千上万的读者感叹唏嘘。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认识这一特定的文学现象，可以说，知青小说是这一代人人生经历的历史记录，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心灵历程。

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史学意义上的、经过史家严格鉴定与过滤后的历史记录。因为它毕竟是文学，是艺术想象的奇异编织物。如果考虑到它兼有文学与信史的双重价值，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知青小说是一代人历史的文学投影。

1. 关于知青小说的界定

无论探讨哪一种文学或历史现象，都必须将其限定在一定的考察范围。究竟哪一类作品可以作为知青小说，而哪些作品却不具备知青小说的特性，这是近年来研究知青小说的人们都会遇到的问题。

从狭义的角度来看，这种看法似乎可以成立：

“知青小说，作为一种题材的分类，是与诸如军事题材小说、农村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小说等处在同一个层次上的。然而，创作实践从一开始就赋予了知青小说不同于其他题材分类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表现在：作者几乎都是当年的知识青年；它所反映的是人升一个特定时期下所产生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活内容。”这就是说：其一，作者本人必须曾经是知识青年。其二，作品中的主人公是知识青年；作品主要

描写当年知识青年的生活，或者把知识青年生活作为构思的主要框架。”^①

如果对知青小说没有这样一种狭义的界定，在浩如烟海的新时期文学作品中，将无法捕捉我们需要研究的对象。但是，这种划分又使我们对一些“知青小说”不得不忍痛割爱。譬如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虽然作者与作品主人公都曾是知青，但由于不是直接写知青插队生活，所以不能入选。又譬如《西望茅草地》的作者韩少功也曾做过知青，但作品描写的是“文革”以前的知青生涯，因此不能列入知青小说，等等。尽管从狭义的角度对知青小说的界定，没有将上述作品列入知青小说范畴，但是在一般读者的印象中，它们依然是典型的知青小说。这里便涉及到如何从广义的角度来确定知青小说的疆界。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短篇小说《伤痕》的题目成为一个专门的修饰名词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伤痕”青年、“伤痕”人物、“伤痕”文学；一部由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一时间竟家喻户晓。社会当时对于知青文学的偏爱，一方面是由于“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及千家万户，人们对这一运动及其余波的关注是现实生活使然，而且抛开当时的政治因素不谈，如果将

^① 贺绍俊、杨瑞平：《他们在追求现实的理想主义——知青小说的意义》，见《知青小说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58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仅仅作为一项社会改良方案，它的是非得失至今在社会与学术界也是一个颇能引起争议的话题。

另一方面，就这一文学现象自身而言，知青作家是这一运动的亲身经历者，他们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也最有资格以一代人的代言者身份向社会做内心剖白。作家只有对人类心灵轨迹作真实的揭示，文学作品才能够赢得读者，而知青小说所展示的正是那一代青年心灵的历史。从这样的角度概括知青小说发生与发展的过程，或许将有助于我们从比较开阔的视野对知青小说做纵向的把握。

为了追寻当代青年心灵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稍加回顾十年“文革”中郭先红的《征途》、张抗抗的《分界线》等作品，把它们也作为对知青生活的一种文学“反映”。当然，由于作品写于那样一个时代，今天看来，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随处可见。但是这些作品是否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知识青年当时对于自我人生的某种自信。他们所渴望的正是那样一种人生：与凶恶阴险的敌人斗争；在复杂的两条道路斗争中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在严酷的劳动中锤炼钢铁一般的意志。这一代青年在五、六十年代社会生活中培养起来的对崇高的向往，对《牛虻》中“吃苦而不诉苦”精神的追求，对保尔·柯察金生活模式的钦羡不是也可以从这样的作品中流露一二吗？如此分析这些作品，并非说它们有更多的文学价值，而是想说明，在这一代青年成长的心灵历程中，的确曾有过这样一幅图画，尽管今天看来它已是残破不堪，充满不正常的时代与社会投影，充满虚妄的色彩。

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卢新华的《伤痕》、叶辛的《蹉跎岁月》等作品，的确集中表现了知青作家对“文革”及其极左思潮的控诉与批判。作家以令人颤栗的笔墨，揭示时代在一代青年内心深处留下的难以平复的创伤。但是，知青小说对于一代青年心灵轨迹的表现，又不仅仅是一种“伤痕”文学现象，而带有这一代人对其自身经历的温故与反省。即使揭示“伤痕”的作品，也展示了知青一代当时心灵所发生的深刻变异：《在小河那边》（孔捷生）一反昔日知青题材中充斥的阶级斗争火药味，表现出作品主人公对人性与人情的依恋；《聚会》（甘铁生）中有对绝望的人生感情的体验；《蓝旗》（陈村）则在平实而委婉的叙述中，表达出作者对插队生活曾有过的丝丝缕缕的温馨的怀恋。另外，也还有知青一代由沮丧而失落的感情的流露，正如有的文章所言：

“1976年以后，‘伤痕文学’阶段，抗议‘文革’对青年人的伤害。哭诉青年一代在‘革命’中的委屈痛苦，构成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内容。这种抗议，建立在‘革命理应不伤害人’的逻辑前提上；这种哭诉，也建立在‘革命理应不让人受苦，不使人受委屈’的理论假定上。”^①

作为社会动荡中的一代人复杂的心理因素之一，此说

① 许子东：《当代文学中的青年文化心态》，《上海文学》1986年第6期。

并非没有道理。总而言之,如果不能对大量的知青文学作品做全面的考察,便难以真正认识知青一代在社会生活大变更时期的心灵迁徙。确立“心史”的概念,不仅将极大地扩充知青小说的内涵量,而且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知青文学发展的趋势,不以对一部或少数几部作品的分析来涵盖其它,以至于得出简单化的结论。这一认识也许同样适于对表现“回归”意象的知青小说以及“后知青小说”的分析。

因此,从广义的角度确定知青小说的范畴,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自不必说,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尽管描写的是五十年代知青的农场生活,但是作品选取的视角即男主人公对老场长从结识到认识的反思过程,则与描写后来的知青生活,即“文革”中知青生活的知青文学的反思题旨相吻合。或者说,作者选择那样一种时代与生活的背景,更有利于发挥他对后来知青生活的见解。作为这一反思命题的历史延续,可以把《西望茅草地》与他在其后发表的《远方的树》列为知青小说的姊妹篇。另外,即使象“文革”以前出现的《军队的女儿》、《边疆晓歌》、《军垦战歌》;“文革”中的《征途》、《剑河浪》、《分界线》、《青春》,以及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的《北国草》等作品,作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种整体的文学投射,都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从广义的角度确定知青文学所涵盖的内容,还应该考虑到它在新时期青年题材作品中的重要位置。这大概首先是由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描写青年题材作品的

主要创作力量即是知青作家队伍中人。譬如《北方的河》的作者张承志，《夏》的作者张抗抗，以及后来更为年轻的刘索拉、查建英等等，都或多或少地进入过知青的角色。这种作家队伍的构成，使一般意义上的青年题材作品与知青小说形成一种必然的联系。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上述作品与同是这些作家的《绿夜》、《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白罂粟》等作品相比，也许算不上是知青小说，因为作品所描写的并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生活，作品主人公也不是以知青的身份出现。但是，作为对一代知青心理发展线索的延续勾描，这些作品的题旨所表现的知青意象，甚至比某些严格意义上的知青小说还要典型。以陈建功的小说《飘逝的花头巾》为例，这篇作品通过描写八十年代大学生秦江与沈萍由相恋到分手，探讨当代青年人生奋斗的支点问题。男主人公秦江曾经是干部子女“小圈子”里的人，逛“老莫”（即北京的莫斯科餐厅），听电子音乐，那种魔足而又空虚、富有却无聊的生活，使他几乎变成现实生活中的奥勃洛摩夫。与从困境中奋斗出来的沈萍相遇，使他从消沉的情绪中振作起来。但当他拼着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摆脱了那个似乎标志着上流社会的“小圈子”，他发现沈萍却正在千方百计往那个“圈子”里面钻。由此作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艰难时世中奋斗时，是靠自尊还是虚荣来点燃自己的热情？不管怎样，都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可是，难道我们永远只靠这些来挑起自己奋斗的大旗